

中國家譜資料選編

3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序跋卷 下

丁鳳麟
整理

范氏宗譜自序

范金成

凡承家者，貴有譜。譜也者，辨族明倫而篤愛敬也，一舉而三善備焉。譜之所關大矣。譜之修亦綦重矣。余曷敢任厥事？第我范氏家譜之修，先世嘗有此志而未果，後之人繼其志而勸成之。是爲所當爲，則又不容延緩，以速罪戾也。爰集我合族於先人祠，會議纂修。族中無少長咸曰善。雖然，難言之矣。今夫譜之爲言，普也，說者曰“叙世統事資周普”，鄭氏譜詩，蓋取諸此。又屬也，傳曰“屬其耆老”，言會集也。會合族之祖宗孫子，親疎遠近而集之一家，故譜之名歸焉耳。范氏譜，譜范氏者也。范氏十有六世，可謂遠矣；丁有千餘，可謂繁矣。遠則難考，繁則不易正。今欲考而正之，使夫大宗小宗犁犁然，本支別焉；左昭右穆井井然，次第序焉。益遠而益明，愈繁而愈不紊。若木之有根，而枝葉因之以生；若水之有源，其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；若網在綱而目張也。親疎遠近之族辨，祖祖孫孫，父父子子，夫夫婦婦，兄兄弟弟之倫明，而愛敬之心，亦因以篤也。豈偶然哉！余嘗備覽紫陽希文譜，祖其意而變通之，立爲式，譜總五卷。首卷卷首書第一世始祖諱字配氏及子，以爲全譜提綱。然後，將族中凡有德行節義之美，科第仕宦之望，或墓表，或碑誌，或傳叙贊記，皆附之。使子孫觀者，知所興起焉。二世祖四，分爲一卷、二卷、三卷、四卷。長門爲第一卷，卷首書第二世。次書二世祖諱，諱上書某公子，下書字某、號某、配某氏、子某名。次門、三門、四門，亦如之。由二世而三四，而五六，以至於千百，咸準此。又舉查覈纂修數人，依式詳書，務歸於一。夫然後范氏自始祖以迄於今，十有六世之祖孫，如聚一堂然。書成付梓，用垂不朽。雖於三善之義未卜何如，而先世未竟之志或無大怨恫焉。若范氏得姓受氏之源，其詳見於先晉大夫范宣子事，載左氏傳，不再叙。至洪武初，遷山右之民以實河朔。而我始祖素封公，爰自洪洞來家於修，則修之有范氏，實自我素封公始，故修譜亦必自我素封公始。而其先之在洪洞者，則概不復叙。非敢畧也，蓋別族爲氏，別子爲祖，固禮制所應爾云。

乾隆二十二年秋七月，十一世裔孫金成謹叙。

（范乃功纂修《[河南修武]古山陽范氏家譜》 1923年木活字本）

重修家譜序

王 冀

吾族王氏，居于天樂鄉四十都，六邨相隔里許，如雁行然。世代益遠，子孫益繁。雖舊有譜，而有志修輯者不數數，見散逸久矣。族之人間有移居他處者，贅於別姓者，山繼過房者，隨母改適者，輒數十載生子生孫，不聞不見，長而途遇莫辨尊卑，不識稱呼，良可慨也。嗟乎！爲子孫者，既不克繼前修，又不能光後世，忍以世遠年湮，等親族如陌路乎。況一本而分爲萬殊，萬殊而總原一本，乃因居處各別，遷徙靡常，而一旦物換星移，生死聚散茫然不知，無□□□□知仁人孝子之心，當必有惄然不安者矣。三泉有十八代孫永凝者，貧而好義，慕九世祖永康公與陸嵩公先後修譜，自九世以上仍其舊，九世以下圖其新。除珊理、胥江、祥里、導山、燕窠，另有董其事者不具論。獨三泉一村，則爲之詢諸耆老，考之神主，訪其生長，查其婚娶，著其名號，

列其行次，明其世代，別其昭穆，移居葬地無不畢具。殫思竭力，彙成全帙，命梓鏤板，印爲四本。由是核其實，考其詳，而無異姓紊亂之弊，亦無引惹同姓之嫌，名分昭然，稱謂立判。雖百世之遠，而無途逢莫辨之憂。擬之永康、陸嵩二公，可謂後先相望者矣。余于戊寅之孟夏，由閩旋里，永凝囑予作序。余笑曰：下里巴人之言，何足以載入家乘乎？厥後固請不已，用是不揣鄙陋，略叙其大概云爾。

時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壯月吉旦，十七世孫龔字牖衡謹序。

（王壽松等纂修《[浙江紹興]山陰天樂三泉王氏宗譜》 清光緒三十年三槐堂木活字本）

重修宗譜序

王夢庚

予當嬉戲時，嘗見先君靜坐一室，細閱宗譜連日不倦。予乃從旁進質曰：“宗譜所載不過生卒配葬，有何意義？”先君曰：“吁！小子何知，此乃一部絕大善書，與感應篇、陰騭文、覺世經初無少異。吁！小子何知乎？”道光戊戌，予年已弱冠，從叔祖古泉夫子遊。是歲冬，族議修譜，古泉師以族長命職任總衡，予亦承乏其間。先君適抱恙臥床，因古泉師邀議條程，先君力疾赴館，乃相謂曰：吾族之譜，自九世祖□□□□珊里陸嵩公處得譜彙稿，首行纂輯，至永□□□□公始議重修，相隔已極三百八年之久。其中生卒莫知，配葬失考，遷徙無查，雖抱木本水源之志，無如年淹代遠，文獻無徵，徒作郭公夏五觀也。洎嘉慶庚辰時序畧近，然亦六十餘年，差幸立法尚密，而于支派淵源，所謂姁姓之王，姬姓之王，太原之王，瑯琊之王，始祖前六十代世系茫茫遺緒，遠紹旁搜，備極十數年攻苦細心釐剔，方得其詳。今擬重纂，必當立以總序，增以凡例，加以目錄，與夫守清節者採訪而表揚之，登科名者彙書而寵榮之，遺訓戒言宜特誌之，祭產細號祀典常規必詳述而備載之。如此輯訂，則眉目一清。古泉師乃首肯再三，深爲嘉納。于以搆精思，運全神，法麟經，法志龍門志，以竄點典謨訓誥之筆，塗改清廟明堂之才，用斯意以輯，乃譜宏綱細目，縷晰條分，箱帙裝潢，蔚然成一大觀。後人繼起，其誰不知法守而猶事改弦易轍、貽隕越羞。然譜中定例，原須十年一小修，二十年一大修，忽忽至今已是三十二年，又遭兵燹，瑣尾流離死亡過半，蒿目□□，□□扼腕。今歲春正，族衆共議續輯。族長侯封□□□□占叔以戊戌譜事，予曾經理，定悉利弊，委任職司。予辭不獲已，乃爲之訪遺聞，考栗木，查生齒，訂戶口。上自高曾，旁及昆季。或祖或禰，或昭或穆，或爲大宗，或爲小宗，務令原原本本，確確鑿鑿，條對詳明。然而江黃蓼六稽考無從，忽諸徒歎。即或某也文昭，某也武穆，如懷姓九宗、殷民七族，星分棋錯，聚處他方，亦同鄢子無歸、紀侯大去，誰識唇齒輔車之義，爲之興滅繼絕而訂墜抱遺。間有數家堪資訪問，亦是蒙泉之兆、剥果之存，不特于先人卒葬茫乎若迷，即詢其己之生年月日亦多惛恍無知。老成凋謝，獻典云亡，焦心灼慮，早作夜思，究不知從何處下手。一日與賡堯叔談及此事，乃喟然曰：去年先君當彌留顧命時，曾有遺言，諄囑云有筆墨藏笥久矣，待族修譜，汝當檢出付局，而于宗族不無裨益。今如君言得毋即此是乎？相攜同入枕流山房，啓笥搜索，得紫封師所手訂者，取而閱之，盡是生卒年月、厝葬地名。予得之欣喜欲狂，不禁拍案叫絕，乃大呼曰：此次譜事□□□□紫封師三十一年心血，誠大有功于宗族矣。□□□聲明族長告知宗子，邀齊房長，議明執事誰爲司董，誰收丁捐，誰居總理，誰任纂修，誰能鑑印，誰可校讎，誰其遠出訪查，委派分明，雍容襄贊。訂者訂，鈔者鈔，增者增，刪者刪。有諱者曲以筆，有隱者闕以

文，有光寵者明以載，有功績者縷以述。殉國難者必褒崇，盡節烈者必闡揚。大而之綱，小而之紀，悉遵戊戌成例。一議不敢擅更，一字不敢妄易。聘暨陽田煥庭、潘光衍二先生到祠開工，自夏徂秋三閱月而譜告成。第覺子又生子，孫復生孫，支分派別，綱舉目張，炳炳麟麟煥然一新。見有深仁厚澤功德及人者，其庶姓已慶椒聊之蕃衍，賦瓜瓞之綿延矣。見有貪欲敗度陰慝過人者，不數傳而歎伯道之無兒，悲若敖之鬼餒矣。天時人事，乘除興替，報應森嚴，間不容髮。而後乃今恍然于先君所謂宗譜一書，原無異于感應篇、陰騭文、覺世經等書也。然譜與史大同而小異。史乃編年紀月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。譜載生卒配葬，鄉黨有宗譜而智愚賢不肖知所警。人能□□□□觀譜，將善者益勉為善，惡者不敢為惡，□□□□蒸蒸日上，將見題通德門，旌孝慈里，而孝友廉讓與古媲隆。後有作者，當不以予為河漢斯言也。夫是為序。

今將司事列名於後：愛棠、竹鄰、季丹、靄西、紉香、子青、梯青、奉璉、月樵、瑞齋、周法、東原。

時龍飛同治八年歲次己巳八月穀旦，二十三世孫夢庚頓首拜譔。

（王壽松等纂修《[浙江紹興]山陰天樂三泉王氏宗譜》 清光緒三十年三槐堂木活字本）

駱氏重修宗譜序

汪由敦

歲丁丑仲春，天子巡幸江浙。余職叨侍從，奉命馳視京口金山行在，羣有司及供職事者，咸相導引。余覽其結構之端嚴，布置之詳密，藻績之華瞻，無美不備，工極天然之巧。詢前已邀聖悅，今復成此鉅規，誰歟董成者？吾將面曉其人以存優獎。維時應聲而出亦列在前者，視之不圖為舊識京江駱子仁菴也，甚慰余心。駱子經歷惟誠，所在必謹故耳。有問各退，余息於行轅，適有鄉姻馮子友桐者，於時奉委採辦來謁，陳明公務之後，復言及駱氏子之生平，匪獨以文藝之精供為世好，尤足重者孝先睦族，誠篤出乎天性。嘗告以家譜不修逾四十餘載，承彼先人之志訓猶在耳，念茲在茲，因歷任大差，舉行未逮。今延師續修，冀得當代名公巨卿一言，以冠卷首，庶幾子孫奉為典型，世世守之不失。特自分草野疎愚，雖屢蒙青盼，無遑上達。今幸大人復齒及之，是天所以鑒其誠，而錫其駱氏家乘之光也，敢浼代請。余聆其言質直而近義，向者僅目之為藝士，今乃知其為孝子順孫也。昔蘇氏云：欲教民和親，其道必始於宗族。誠以宗法之立，可以收不相屬之人心。當其歲時祭祀，尊卑少長拜跪一堂，瞻其譜，序其昭穆，別其親疎，則祖考子孫穆然通於呼吸，而孝子悌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。昔人所謂匹夫而化其鄉人者，此物此志也。因念聖祖仁皇帝煌煌聖諭，頒示中外，要以敦倫睦族為先務，若循循恪守，誠為盛世醇良，且無負我皇上省方觀民，正人心、厚風俗之至意。余故重所請，唯唯不辭。夫微顯闡幽、導揚盛美，史氏之職也。至若世系之源流，宗支之繁衍，則載明譜牒者甚詳。余僕僕道塗，第弗深攷，是為序。

時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仲春上浣之吉，賜光祿大夫、經筵日講官、起居注、翰林院侍讀學士、太子太保、工部尚書、協辦內閣大學士事松泉汪由敦撰。

（清駱惠進主修，清龔立賢編輯《[江蘇丹徒]駱氏宗譜》 清光緒十年敦厚堂木活字本）

陳氏族譜序

陳鵬颺

鵬自總角時，酷好搜祖宗事蹟，尋水木源流，非敢曰孝思所結，蓋性所近也。夫我陳入閩，則自唐光山公始。嗣是徙浮山，遷南塘，暨肇居於淇陽，支分派析，歷經脩明，按譜而稽之，瞭如也。十七傳至我贈侍御公誕，生遜齋、拙齋二公，孝友理學，志稱二難。自是子姓熾昌，甲科濟美。東陽一支，於陳爲盛。曩者從弟惕六，受業於鵬父二無翁，論文之下，惓惓以續承先緒相勸切，而於譜系尤所留心。厥後弟登仕版，鵬老牖下，車笠攸分，引分自裁，而惕六不忘舊好，屢以纂脩家乘千里郵囑，鵬辭不敢應。庚午春，惕六假旋歸里，謀於族長輩，召集通禮祠，謂吾家自唐宋以來代葺譜系，經十五次矣。綜其年期，大約不越三十年外。遡丙戌迄今，子姓蕃衍十倍於前，且登仕籍、紹書香，接踵而振家聲，此何非我侍御公所食報於無窮哉。譜之續也，難以刻緩；任其職者，舍爾誰屬。況復寓居異地，如江南金陵、湖北通山，亦咸寄信慇懃，屢叨囑托，斯固無庸退謝爲也。爰是留心考訂，獨力搜羅，諸凡原原委委，悉本見聞。今秋中出其稿本，就正族人，頗蒙許可。遂同族弟翰等，開局彙纂，義例惟本前規，編輯悉經手定，焚膏繼晷，親自抄錄。蓋不自知其年之既耄，而力之幾疲也。茲幸告成功矣，付之剞劂，傳於來許。後之覽斯譜者，尊尊親親之念油然而生，俾可告無罪於先祖，且不負弟惕六惓惓之至意，是則鵬之所厚幸也。

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臘月朔，世孫鵬颺百拜謹識。

（清陳雲章修《[福建莆田]莆田浮山東陽陳氏族譜》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本）

清華胡氏勳賢堂重修統譜序

江 永

婺北清華爲水陸之衝，唐時建縣治於此。其南端曰東園，堂曰勳賢。唐咸通中，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胡公之里第也。常侍公爲媯滿之苗裔，其後以諡爲氏。漢景帝時曰計寧者，平七國有功，受封于安定，爲郡望。溯其源，皆有虞氏盛德之後，神明之祚發祥者遠矣。子孫之麗不億，隨時擇地遷喬於茲。鼻祖丁擾攘之際，以武功建勳猷，而後裔則以理學經學顯，猶紫陽夫子。其祖曰古寮公者，本以鎮將來家於婺，而胄裔則爲繼述鄒魯之大儒，天心固不可測也。胡氏最多賢，羽經翼傳實能紹述紫陽，猶泰山之下有梁父，學者皆能道之。余之宗仰前哲者素矣，年踰八十，清華距家三舍，猶扶節杖拄籃輿來遊勝地者，則勳賢堂諸賢裔欲以譜牒事商確也。徽俗聚族而居，名宗皆立祠堂、重邱墓，修明譜，系世遠猶知源流。清華故有統宗譜，曠闕二百餘年未能繼續薪傳。諸賢裔徬徨于中者已歷多年，謂先民遺訓譜須三世一脩，二百餘年更歷七八世矣，可勿修歟？乾隆庚辰之秋，集族而謀。或曰宜緩遠派，急本支。或曰同宗皆一體也，忍岐而視之乎？或曰渙者難萃，途遠者難糾，且恐日引月長資斧難繼奈何？或曰試以札通，安知無惠然肯來者乎？諮諏久之，詢謀僉同，卒從統譜之說。余到局時，諸知事者出各派回東，皆有欣欣踴躍之意，曾無齟齬而退避者。可見顧念本源，人有同心，荆花棣萼，以合爲榮，人有天性，亦由勳賢之族皆敦孝友崇禮讓，無囂陵菲薄之習，遠近著聞，是以桴鼓響應，不介而孚。究其所

由來，皆由諸賢之涵濡者久，祖澤之浸灌者長。常侍公在天之靈，優乎如見，愾乎如聞者，若點頡頏陰維而默相之也。夫豈偶然哉？且勳賢之裔，有文學名天成字上功者，最留心譜系，殫十餘載之辛勤，成胡氏正宗表一編，可爲爲高之邛陵，爲下之川澤，乃與羣賢之勳副墨者，品定章程離合部居，軼者補之，繁者薙之，發膳授梓，哀然已成鉅典。而羣宗亦于焉來，猶萬壑之赴荆門，猶百川之朝瀚海，滙爲大編，可爲譜牒之弁冕矣。余爲諸鄉修譜者凡七族，率皆一支一族之譜耳。其能成統譜者間有之，指不多屈。亦深悉此事之艱，物力易匱，人心易怠，嫌釁易生，牙角易起，凡爲譜類然。而統譜所愛者博，則又恐苗莠莫辨，玉石莫分。至勳賢堂則絕無此慮，宜羣賢乘時黽勉，勒爲一編，以慰祖靈，以垂來裔。余雖老病，猶可搥管濡毫，不靳臂指之力，願爲成厥美也。是爲序。

大清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一陽月，歲進士雲灣江永頓首拜謹序。時年八十有一。

（清胡翹元纂修《[江西婺源]清華胡氏勳賢統譜》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）

勳賢胡氏統譜序

劉統勳

國家大化覃敷洋溢中外，民間聚處生齒極繁，必立宗法以相維繫，而益堅其尊尊親親之志。如胡氏肇姓有虞，蔚爲望族，文物簪纓，家聲由來舊矣。歲□□余遇皇太后萬壽，承簡命充會試總裁官。榜放，得二百零有七人，胡生高望、翹元同列焉。殿試，高望以榜眼及第，翹元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二生文章行誼，名噪雞林。詢其貫系，高望籍浙水之仁和，翹元籍豫章之樂平，皆新安清華常侍公諱學之後裔也。翹元告假暫歸，攜所修族譜並舊序傳記先世誥命爲若干卷，因清華有統修之役，而丐余弁其首。余覽焉，嘉翹元暨贊輯諸君之篤於孝思，豪於義舉。蓋深有得於敬宗收族之義而知所重也。常侍以文階攝武功著勞唐室，子八人，承麻襲蔭列處四坊。大公六公居長壽坊，二公十一公居仁壽坊，五公九公居安仁坊，十二公十三公居桂枝坊。族蕃且衍，分遷若閩若越，所在不乏江左江右，壤相錯，故遷派如星分碁布。其先賢之最著，如宋之安定、文定、澹菴、定菴，明之蘭塘、松友、澹臺、敬齋，皆一本所及，支脈井井，披覽一通，使子孫仁孝之思油然而生矣。自來修輯確有源流，薙冗哀真惟公與慎。蓋譜爲信譜，猶史爲信史也。胡生不自菲薄，即紀旂常勒景鐘，匪異人任其爲榮於家乘也，更復何如歸與族人。由譜牒之修，說禮樂而敦詩書，將見比戶可封，常侍公世澤得載光焉。爰書數語遺之，以寓厚望之意云。

時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孟春月穀旦，經筵講官、太子太保、協辦大學士、兼吏部尚書加五級劉統勳譔。

（清胡翹元纂修《[江西婺源]清華胡氏勳賢統譜》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）

柘浦上湖祖氏族譜序

劉統勳

天地者，萬物之父母也。祖宗者，百世之根苗也。故萬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本撥則枝枯，凡物皆然。可以人而不知所本乎？不知所本，則既無祖宗何有子姓，本之宜知也。如是夫尊祖

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。族不收則宗曷以敬？宗不敬則祖曷以尊？譜之作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也。譜誠要矣哉。然吾嘗觀於□之爲譜者矣，不思尊祖敬宗收族之義，而徒上遯乎得姓受氏，且近附乎巨族勢家，甘蹈僭越之罪，致貽誣冒之譏，而恬然不以爲恥。若是其爲譜也，不如不作之尤愈也。吾茲觀於浦城祖氏之譜，而深嘉之。祖氏始封范陽，是爲范陽郡，世籍河南光州固始，自啓宋公爲建州別駕，遷補浦城，卜宅傅巖之麓，地名上湖。其譜即以上湖爲號，而以啓宋公爲肇基之祖，不敢牽引固始以上，惟上湖一脈是聯，並不旁及上湖以外。紀其所知，而闕其所不知；詳其所屬，而畧其所不屬。僭越誣冒之耻，由是而免。而尊祖敬宗收族之義，亦由是而昭。善哉斯譜，可以爲法矣。祖生德洪，予門下士也。予素憚其才，及久與之習，而覩其德器之深醇，問學之淵博，政事之勤慎，而竊爲朝廷得人慶。因保薦於上，俾克抒其夙蘊。予於是與生相得益彰焉。甲戌之歲，生之族僉議脩譜，厥弟司馬德湛主其事，有成績矣。以書與生，俾丐予序。生以舊所纂輯及新所蒐討者示予，予嘉生族之能尊祖敬宗而收族也，不援不附，異乎世之爲譜者。又嘉司馬之能肩其任，且嘉生之能不攘其美，而與之樂其成，且以予言爲可信也。雖然，生其勉之，生其與族共勉之。別駕公之惠愛貽休，尚書公之位望，不忝狀元公爲一代名臣，孝子公爲百世令範。前之人既已樹其表，沒之人宜以繼其徽。生毋以小成自足，生之族亦毋以苟安自限也。時以祖宗之心爲心，則不忘其本。本培則枝茂。祖氏之族，將從此益熾而昌矣。用洒墨而爲之序。

時皇清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春王正月之吉，經筵講官、太子太保、協辦大學士、兼吏部尚書事加四級、通家侍生延清劉統勳頓首拜撰。

（清祖富言纂修《[福建浦城]蓮湖祖氏族譜》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）

柘浦上湖祖氏族譜序

蔣士銓

史以紀事也。古者王朝有史，侯國有史，降而至于閭里亦有史。夫降而至於閭里，則其細已甚，而亦有史，則莫不有史可知矣，而況于族之大者乎。蓋古者二十五家爲里，而族之大者其家奚翅千百，曷可無史以爲紀？今之譜，猶史也。紀祖宗之由來，紀子孫之派衍，功德有紀，賢能有紀，文章有紀，政事有紀，忠孝節義有紀，即一言之當，一行之奇，亦有紀，是譜之作，何異于史？然史寓褒貶、別善惡，譜則有褒無貶、隱惡揚善。譜所由來與史異，第褒不過寃，揚無溢美，即勸爲懲，以愧爲勵。此中自妙機權是作譜之道，亦作史之法也。方今天下之作譜者不少矣，援帝王帥相以爲誇大，爲僭爲妄，是不知其所由來也；引勢族大家以爲顯榮，爲附爲濫，是不知其所派衍也。功德、賢能、文章、政事、忠孝、節義可以增飾，而一言之當、一行之奇，亦可以假造。不足爲勸懲，何堪爲愧勵？作史之法既已全昧，作譜之道豈克少明？相習成風，足資笑柄。

予茲觀于閩浦上湖祖氏之譜，而深羨其得乎作譜之道也。祖氏望出范陽，世居光州固始，其先爲姬姓，本軒轅之後，代有聞人，散處宇內，各成名族，非不可以援引。而上湖之譜，則斷自建州別駕遷補浦城啓宋公爲鼻祖，而以上則不系，非敢忘也，以其遙而難稽也。亦斷自上湖爲本支，而他處則弗及，非忍割也，以其紛而莫屬也。佑人去華公之功德賢能良器，穎仲公之文章政事，養吾公之以孝作忠，黜公妣之以節成義，皆根據冊籍原本志策毫無增飾。而一言之當，一行之奇，亦必確有著聞，然後登載，何有假造？若夫科甲之蟬聯，爵秩之顯赫，自宋迄今，前輝後

耀，班班可考，人人共知。不牽異地，不連他族。則祖氏之譜爲實錄，可以擬諸信史而罔愧矣。予家鉛山，去浦城二百餘里，信宿可至。雖山川頗間，而聲氣常通。予叔樵雲，與其族之賢者有相得之歡。曩予辦事中書，聞比部公九我老先生令名，素相仰慕。時老先生以才行受知吾師諸城劉夫子，共刊門牆，叨聯世誼。今老先生往矣，遙想丹山碧水間，想念伊人，未嘗不爲之慨然興歎也。茲其族有纂譜之舉，而老先生之姪富言、昌言、蘭言，與率謙、率先諸君，實爲首事，因浼予叔以其稿本示予請序。予久廁太史氏，于天下氏族與有收掌之職，則請序固宜應命。矧在世誼，而諸君又皆文學淹通，夙爲予叔所深知。且其所纂之譜，盡善盡美，不僭不妄，不附不濫，異乎世之相習成風、足資笑柄者，則雖譜也，得史意矣。予浮沉史局亦既有年，近更閱歷四方，所見各譜不爲不多，求如祖氏美善兼盡之作，誠不能一二數。況復討論精審，繁簡適宜，辭采不閤，有令人把玩而不能釋者耶。因諾其請，而樂爲之序。

時皇清龍集乾隆三十七年歲次壬辰蒲月下澣之吉，賜進士第、勅授文林郎、翰林院編修加一級紀錄一次、武英殿纂修官、兼纂修通考官、順天鄉試同考、前內閣撰文中書舍人、年家眷會弟鉛山蔣士銓頓首拜撰。

（清祖富言纂修《[福建浦城]蓮湖祖氏族譜》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）

任氏大宗譜序

劉統勳

古聖王之治天下也，首重乎孝。孝者所以事親，即所以事君也。余膺天子簡命，恭預經筵，進講《尚書》，於《堯典》“以親九族”、《皋謨》“惇叙九族”之言，未嘗不穆然於古聖人敬宗收族，上治祖禰，下治子孫，旁治舅弟，序以昭穆，別以禮義，爲後世譜牒所繇昉歟。己丑榜後，中書任君領從來謁，觀其外純如也，叩其中淵如也，殆學有本原者耶。延課孫鑾之五年於茲，今告歸，出所藏家乘，並偕其弟文田續脩宗譜，問序於余。知其系承先賢任子大宗後，而上遡見知之左相，其淵源亦遠矣。夫譜牒失修，固敦睦所未由，亦孝思之有匱。蓋受姓之後，支分派衍，生齒浩繁，或有傳逮雲礽而忘高曾之矩矱者矣，或有舍此他適而昧桑梓之恭敬者矣，於此而欲率親率祖講家人之禮，誠憂憂乎難之。是譜繇始祖而遞推之，秩然釐然，罔有失次，匪特叙九族已也，雖百世焉可矣。任君洵爲習禮之宗歟，何與《大傳》敬宗收族之義脗合，斯誠仁人孝子之用心也。或曰任君之修譜孝於親矣，其於政治奚裨焉？《詩》不云乎“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”。即於此覩任君異日之治績也，亦奚不可？是爲序。

乾隆歲在昭陽大荒落仲春之月，賜進士出身、誥授光祿大夫、經筵講官、太子太保、吏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、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、年通家世弟劉統勳頓首拜撰。

（任爲霖等修《[江蘇如皋]任氏大宗譜》 民國間石印本）

任氏宗譜序

余仲林

古者閭史所書通乎貴賤，氏族之辨掌於司徒，是則家之有牒，具在府史。至於漢季創立九

品，上品無庶族，下品無高門。晉宋之間，權分中正，而士君子每以門地相高，譜牒之作，由斯而廣。至於兼通百家，用宏史學，則博奧於齊梁，綿延於唐末，有宋之南，無聞焉爾。《春秋傳》曰：“寡人若朝於薛，不敢與諸任齒。”則任氏之先，宜爲薛國。《傳》又曰：“任、宿、顓臾、須句，風姓也。”無遠徵於《詩》之摯仲氏任，無廣被於《春秋》疏之謝章十國，而任之爲任，或以舊氏，或以白封，南北舊譜雖其得存，於彼於此良難專屬。蓋韋賢大儒誤以二姓彖合爲一祖，而《新唐》世系推本所生，經傳之餘妄生穿鑿。然則自閭史之失官，而虞世南、賈耽不獲。代興於有宋，後有君子數典而不忘其祖，苟非斷自唐宋，亦無以免於所傳聞賈辭矣。

乙未歲陽，震澤任君文田再過敝廬，重訪衰疾，乃丙申夏五，則携先賢任子家乘，置僕友石鉄華假館，使鉄華示僕而爲之序。僕時病目甚，而集注先君，蘇黃滄海，卷帙如山，左右鱗次，至於八月病體有閒，思輒注筆以踐二年之諾。往鐵華所受家乘讀之，其書以孔門任子爲一世，至文田爲七十六世。其間自周迄今，雖詳畧互見，而昭穆淵源如指諸掌。僕惟孔門世譜先聖爲著，然秦漢之交大都出自《孔叢》自叙。今之爲漢學者，往往攻《孔叢》爲僞。推其攻僞之意，則謂《孔叢》世次類不可信，而任子家乘獨能詳哉？其言此，其爲難未易得通，既而反覆家乘，得其理於篇首。諸譜之體蓋尚有二，其有宋以前畧無舊本，自今一二百年，上溯至千有數百，則當唐宋爲限，而闕其世次之不可明者。若夫南北相承，舊有所著，則其爲說雖考之諸書，有見有不見，而專家所守，理當不誣。今文田之侍諸父諸兄，輯成此書，蓋本諸六十三世元人名良輔《任姓家乘》、六十八世明人名敏《重修家乘》。二譜又本諸四十世唐人名鐔《世譜》、五十九世宋人名盡言《世系畧》。至於太常之子北叟所述《樂安系攷》一卷，雖爲梁陳之書，宗末由傳於今日。然宋時作譜，去梁陳未遠。子孫有文學，寧不求而考鏡？則夫太常而上，三十三世之班班信爲任氏完書，非諸家所踵企，又本無他書行世，如孔叢之遭指摘。而爲漢學者或涉愛憎，攻者不必盡僞，僞者不必盡攻。吾與文田亦相與聞而志之，無敢或競焉已爾。僕十餘歲受目疾，讀書斷自元末以前，讀史書慕人倫人物之學，而歎何承天《姓苑》、王僧孺《百家譜》諸書之不可見。往還南北，識大姓十一二，索其舊譜，作者往往以明初爲古。他日當求文田所有宋《任姓世系畧》、元《任姓家乘》讀之，以希虞賈九牛之一毛。然好古君子，率是而求之，則世說注引譜百八十種，或不獨卽金之一孝標矣。

乾隆歲在丙申八月既望，吳郡余莆客仲林氏撰。

（任爲霖等修《[江蘇如皋]任氏大宗譜》 民國間石印本）

續修文敏公宗譜跋

胡啓棠

譜牒之修，至今日而愈難矣。昔人之爲是舉者，必德位兼隆，乃能源澈流清，敬宗收族，如我學士仁昉公與太僕用賓公等之續修是也。迨本朝康熙庚申之蒐輯，則較前代而稍遜焉。然此時人猶近古，雖不能統會其全，若我延晞公下近居桑梓者，猶合一以成支乘。今則不然矣。舊歲洋峨墓祠會集衆派，議照庚申之舊而恢宏張大之。因長饒派繼寧公支，欲自清其所出，不便強爲之合。復議續修文敏公支系，以俟異日之統。乃繼寧公下所遺東溪派，又不附其所親，而願就於我，識者莫不訾之。而雙桂城東洋峩下門數派，乃不辨其所入之非，竟請同入我局，則異矣。夫以爲延晞公譜，則長饒不與；以爲文敏公譜，而東溪又廁其間，名實不符，甚非所以信

今而傳後也。棠自惟鄙陋遠愧昔人，然任其彼此混淆，又非所以清源潔流敬宗收族之道。於是僉議附和於東溪派者，聽自各行其志以去；而我文敏公下三十二派，同心協力，共勸厥事，不蔓不支，以成信譜。自辛巳之春閱壬午之夏，工幸告竣。謹述原委，附諸簡末。俾後之賢達，觀斯譜而知文敏公下獨遺此數派者，事非無因。而棠之總攝其事，不能聯而合之者，亦深愧無德無位而妄勝大任也夫。

時乾隆壬午孟夏，裔孫啓棠謹跋。

（清胡啓棠等纂修《[江西婺源]續修胡氏文敏公宗譜》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）

重修洪氏宗譜序

沈蘭迪

昔先王慮人心之易渙也，有理以制之，而渙者以聚；憫人情之易喪也，有道以辨之，而喪者以明。今世道皆序昭穆，明人倫，和宗睦族，親親之義秩如也。予何獨不然？以故按洪氏之譜，始於共工氏，本姓宏。及漢高宗時，避景帝諱宏，因加水於共，以洪爲氏。經綸爲肇先之祖，封爲丹陽郡曰燉煌者，其古郡也。然洪氏之先，衣冠文物經濟文章，郡誌中無不班班可考，予亦何贅焉。獨考洪鎮之從來，自經綸公二十世之裔諱倪公，由徽之新安官源而遷婺州之金華，離城東三十里許地號洪鎮。時公也見山明水秀，土沃俗淳，遂築佳室居焉。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，優游衡泌，得如其願。惟時人稀昭穆不紊，尊卑易明。迄今代遠人稠，恐昭穆不分，尊卑罔辨，于是洪姓諸公等捐貲創舉，請師較輯，略者詳之，缺者補之，俾疎不踰戚，卑不踰尊，播之當時，傳之後世，則祖宗之世業無不隱寓於斯夫。然而家乘之維新，正可與先王理道相維，親親之義于無窮之意，有默契歟。

時龍飛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下浣之吉，義邑雙溪居士眷弟沈蘭迪頓首拜撰。

（潘瑞芝修《[浙江金華]金華洪鎮前湖頭洪氏宗譜》 1939年木活字本）

重修令狐氏族譜序

宋在詩

族大人繁，不可無譜。無譜，則傳之久而昭穆難稽，世次紊淆，甚至有子孫而不能自詳其高曾者，又安能聯族衆爲一體而成親睦之風乎？猗氏令狐氏之有譜也，創自其八代壬午亞魁諱注者，今已百有餘年，續修自不容緩矣。先是康熙丁酉，余與令狐氏老名士二周公同舉於鄉，又以講學相契爲莫逆交。余曾爲立傳，刊於文集中。乾隆癸巳十二月，二周之仲子諸生在九，持其舊譜謁余，云將有續修之役，敢請一言爲叙。閱其譜例，一條曰我族以耕讀傳家，故凡科第成名者必特書之；安分力農者必詳列之；其有一二敗檢非類，公黜之不載，勿俾遺玷茲譜。余謂在九曰：善哉！於敦本收族之中，寓彰善癉惡之義。其爲功於族人也奢矣。人固有敢於犯有司之法，而大懼見黜於族譜者。蓋法止及其一身，而黜於族譜則子子孫孫無窮之辱也。其孰不知痛戒？在九又曰：今續修之譜，擬增數語，云倘被黜者追悔而改行，或其子若孫足以蓋愆，均復收入譜。余曰：此更進一解矣。於癉惡之中，又開自新之路，義之盡、仁之至也，增之勿疑。在九

退。余勉爲之叙，即並載斯語於簡末，以告天下後世之爲宗約者，俾共知所取法焉。

進士第、鴻臚寺少卿、前提督四川學政、翰林院檢討安邑宋在詩拜叙，時年八十。

（清令狐盡讓、令狐繼承纂修《[山西運城]令狐氏族譜》 清乾隆三十九年木活字本）

令狐氏族譜譜引

令狐一柏

譜之作也，爲光前訓後計，表貴明也，傳貴當也，情貴通也，法貴嚴也。夫同一體也顧嚴其法於詳書不書，詎獨刻薄骨肉而過爲別白哉。蓋淫雅不同曹，薰猶不同器，安可聽硃魚目之溷已乎？故顯以叙世世之昭穆，陰以操旌淑別慝之大機。芳躅可踵，詳書表揚以流芳也；覆轍可戒，不書斥逐以遺臭也。令百世而下子子孫孫，觀陽明迪吉，艷然生欣羨心；陰濁貞凶，艷然生懲創心。有善可表，無惡可黜，庶不負立法之嚴至意。不然者，獨不念幽厲之名，終不改於孝慈之後。夫賞罰，人主之大權柄也。余何人斯而敢僭哉？蓋因先伯父琢軒公遺筆，竊以終其事云。

七代孫一柏謹誌。

（清令狐盡讓、令狐繼承纂修《[山西運城]令狐氏族譜》 清乾隆三十九年木活字本）

族譜質言

令狐注

聖賢立教，每說孝弟。孝者百行之本，而弟即與孝並稱奚也。天下真正孝子，自然能爲悌，弟不能爲悌，弟便不可爲孝子。此奚以說兄弟既翕，父母必快。然兄弟鬩牆，父母必怫。然順父母之心以爲友恭弟，固孝之大端也。試觀兄弟形骸既分，爾我各異，然自我父母視之，原是一箇。推此道也，伯叔支從既殊，彼此愈疎，然自我高曾視之，原是一箇。則睦族又爲孝弟之大端矣。然所謂睦族者，將大小宗可無別，一再從可無論遠近親疎毫無差等乎？是又不然。親親之殺，禮所生也。先王服制不容混，自有應行禮數。吾人性情不容混，自有恰好分誼。但族屬漸繁，人情刻薄，支離最易，聯屬極難。我輩須加意敦睦，式相好，無相尤，仰體父母愛子孫之意，以及父母體高曾之意，庶幾近之。每見世之人，交往里黨襟度藹然，而骨肉之間刻薄殊甚；沽名廣交，豁達能容，而族屬之內吹索最苛；此其人大失施置，大不濟事。誠恐本剥者支必削也。若能處世御物屹然不苟，而于宗族尊卑敬慈弗衰，即有橫逆須婉轉容忍，多方感諭，較路人寬恕幾步，纔是篤親道理。數傳而后，不昌大繁衍者，未之有也。猶憶先高祖景雲克恭厥兄，克友厥弟，而孫曾森立，科第蔚起，至父子同科之盛，尤世所不多得者。先大父錕幼而失怙，弱冠遊庠，事前母兄如事嚴君。雖戾氣頻加，而先大父克諧蒸又卒致底豫。至族人貧乏不能婚者濟之，不能葬者周之，迄今嘖嘖人齒頰間。故自先父昆仲以及我兄弟子侄，鄉甲接踵贊序多人者，方興正未艾也。豈非孝友之報足爲法則之最切近者乎？先代源流從祖認序之詳矣。昭穆支派先伯先父歷爲修輯，而事未竣。予小子注敢不承厥志哉。謹付剞劂，以誌永久。聊爲質言，著之簡末。望後之孫子，知祖宗來源遠流長，積功累仁苦心，並識著譜之意，祇竊取經綸二字，欲理其

緒而分之，尤欲比其類而合之，雲初世守，勿謬孝弟遺訓云爾。

河東令狐氏八代孫注謹誌。

（清令狐盡讓、令狐繼承纂修《[山西運城]令狐氏族譜》 清乾隆三十九年木活字本）

令狐氏族譜跋

喬集鵬

余宰豫省泌陽案牘，匆匆不暇理翰墨事。癸巳秋，令狐子奉峩郵寄其家重輯族譜稿，丐余一言以載簡末。予與奉峩數世姻戚，往來密邇，即不斐其何辭。先是余與奉峩語及其高祖念輅公，奉峩喟然曰：“予家族衆相親睦，端賴族譜，而族譜之修，實始予高祖念輅公。蓋當時之身心並瘁矣。順治初，仕閩之漳浦，海寇獍狂，城陷被擄，乘間得脫，數晝夜馳歸，衣履俱穿，而譜稿一冊完好如故。抵家變產以付剗劓。義例森嚴，凜不可犯。到今百餘年矣，戶口繁衍，尚不敢公然爲非，相視效尤者，則茲譜之力居多也。族某貧甚，幾無以自存，意欲學優人演劇，旋自悔曰：吾一朝敗行，後將不得入吾家族譜矣。事遂寢。”予聞之，已識公之爲人。今閱族譜，益歎公爲仁人，爲孝子。又閱卷首所載質言一篇，敬祖宗、睦族衆，殆所謂仁義之人。其言藹如者，固宜後之人科第聯翩，方興未有艾也夫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，莫爲之後雖盛弗傳。吾用是有感於昌黎之言矣。令狐氏族譜，初刻於順治丙申，再刻於乾隆甲子，今復續而增之。某也孝，某也節，大書特書。既遵先人成例，其餘即間有變通，要不悖乎作者之深意。至考祭儀、繪墳圖、詳廟制、列科目，遞有加焉。斟酌完善，衆美皆備。在今日爲家乘之光，待他日備國史之採，豈非盛事與？按譜自四世分支至今，子姓蕃衍不下二百餘戶，爲吾邑巨族。左云畢萬之後必大。令狐氏畢後也，自今觀之益信。

賜進士出身、現任河南南陽府泌陽縣知縣喬集鵬頓首拜跋。

（清令狐盡讓、令狐繼承纂修《[山西運城]令狐氏族譜》 清乾隆三十九年木活字本）

新修宗譜序

朱世潤

家之有譜，猶國之有史，取其足信，無取其相誣也。先祖有善而弗知曰不明，知而弗傳曰不仁，是固然已。至若本無是善而冒附之，本無可傳而援及顯達，是自誣之矣。孰謂無徵者足以信今而傳後哉。我朱氏始自顓頊，受封得姓於曹。挾春秋以降，至漢至唐至宋，代有聞人。自先文公得道學之傳，而族益尊顯矣。迺淳熙癸卯序次世譜，則止以茶院爲始祖，亦無非鑒當世誇誣之弊耳。文公爲茶院九世孫，生居閩地，屢回故里展拜諸墓，閱舊譜而查核文獻。其是非不可攷者，已不敢妄爲聯合。而況數十世以下，年愈遠而派愈繁，雖欲辨而別之，又何所據以爲辨，以爲別乎？然蘆村府君生四子，長曰緯公，次則絢公，次則發公，次則舉公。此一脈源流，固信而有徵，非等於不可考者也。緯公一名中立，自南宋遷涇，開族於張香，又分派於花林、大成各都，舊譜所載脈絡分明。康熙五十四年，先大父方齋公由婺來涇，曾與諸宗長敘述源流，攷訂世次，恭進紫陽正宗匾額於宗祠，手澤尚存也。族中修譜之約，已近十年於茲矣。而徽建星散，

即他省外郡亦不易糾，甚矣譜事之難爲也。今張香宗祠，糾合中立公親支嫡派，攷核詳確者若干丁，開局脩輯。其可疑者概不錄焉。張香舊有譜牒，脩於嘉靖庚子。自茶院以下，兼及惟則公後十三世，蘆村以下兼及絢公後十四世。細爲稽查，悉與文公年譜行實所載若合符節。予幸是譜之信而足徵，乃更爲序次。本派自元代復遷徽婺，受襲闕里者補續之，至予凡十代，而昭穆乃益明辨以晰矣。自茲以往，上承前緒，下達雲仍，賢哲代生千載，萃紫陽之靈秀，淵源家學四字，接白鹿之薪傳。散者以譜而合，疏者以譜而親，即異者亦以譜而辨。今諸君詳攷茶院之世系，其一脉源流確然不混，功實同於顯祖之作通鑑矣。家乘國史原一理也。書既成，予樂而爲之序。諸君其寶藏之哉。倘異日徽建會約發舉同興，復有繼起而重脩之者，即以是爲茶院譜之張本可矣。

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清和月，闕里文公十八代嫡孫、欽授脩職郎、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世潤撰。

（清朱世潤纂修《[安徽涇縣]涇川朱氏宗譜》 清乾隆三十年刻本）

朱氏宗譜序

李元標

予蒞任茲土已五載矣，凡鄉都名勝多所經歷，文獻故家靡不留心諮訪，蓋以社稷民人有並重也。涇之邑界在山溪，以水命名，古稱風物繁華、舟車輳集、衣冠文物之域也。其巨室著姓祖廟巋然，又各置祀產、立祠規，歲時薦飲，子姓咸集，報本追遠于是乎在。若東路之張香，尤一方領袖也。張香都中兩圖各十甲，朱氏居其強半。溯其先世，從徽婺遷徙，紫陽文公共同出也，理學淵源家傳鹿洞，邑中推爲望族。予閱近修邑志，朱氏之科名宦蹟、忠孝節行，著美揚徽，自宋代至今未艾也。間以公事謁諸紳士，而張香之人文濟楚彬彬爾雅者且接踵至也。予心識之久矣。昨歲仲冬，有貢監朱武治、武鏞，邑庠之愿雲翔等，以修輯宗譜請示。予曰：“此生等家事耳，務在秉筆得人，何用示爲？”及細究其情，知張香盛族蔓延于花林、大成各都，而又多遠散他郡外縣，其中不無以異姓假冒亂宗之懼，于是遂有挾私偏徇多方阻撓搖動人心者。此諸生所以預謀于作事之始，而有備無患也。越半載，譜事漸次告成，而予適調任鳳臺。諸生念舊情殷，咸有撫道扳轅意。予曰：“此太白所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者乎。”予亦于諸生有難恕之情，因爲之相勗，以善其各倡率族人興仁興讓、言孝言慈，各安本分，庶無貽長吏憂也。諸生曰：“敬領教言，並請書之于譜，俾族人傳示勸勉，鼓舞不倦。則仁人之言其利不更普乎。”予應之曰：予言何足傳，惟是異日者慶衍螽斯祥呈麟趾，家乘永垂不朽。予亦將藉光朱氏之譜以傳矣。是爲序。

時乾隆三十年歲乙酉仲夏月朔旦，賜進士出身、特授文林郎、知涇縣事加三級紀錄二次大興李元標序並書。

（清朱世潤纂修《[安徽涇縣]涇川朱氏宗譜》 清乾隆三十年刻本）

續修小南門陳氏世譜序

洪亮吉

昔人譜牒以合宗族，今人譜牒以重門第。羣數十人而宗之，羣百人而族之，則謀所以祖之者，其王耶，其公耶，其列朝之名臣將相耶，得之則色然喜，失之則蹙然懼。惟其州里戚黨，亦聚而非之、議之也，曰：彼族也，乃不得古王公名臣將相而祖之，而曷以譜，而胡以不自愛？若是，於是求祖於元明，不得則之唐宋，不得則之漢魏，更上之黃農虞夏以及上古。夫乃囂囂然號於衆曰：某王某公某將相吾祖也；吾族古某王某公某將相之後也。故自承平以後，生齒日益繁，戶口日益多，譜牒益以修，而氏族益日以亂。于是，扈廡輿皂稗販之子，類莫不有王公名臣將相之祖；王公名臣將相之後，類莫不爲扈廡輿皂稗販之子。吾誠扈廡輿皂稗販耶，吾自有吾之父也，吾自有吾之祖也，吾自有吾祖父，而奚以王公名臣將相爲也。樂邵胥原孤續慶伯降爲皂隸，帝臣王佐或起於編滿織席，己之不得而以求之於祖，乃欲舍吾祖以祖人之祖。世類之不合，體亂之瀆亂。嗚呼！亦何其不自愛若是？郡中陳氏，凡數宗。陳子某者，小南門支也。其始祖來自合肥，稱爲都督公，越今凡若干世。先是陳氏推中丞後爲巨室，故陳氏在郡悉詭爲中丞後。人以語陳子，陳子曰：吾自有吾祖都督公，而奚以中丞爲？吾自成爲小南門世譜而已。即取都督公支下譜其名字，條列其世次，既成以質于余。余謂陳子不肯舍己之祖，以祖人之祖，泯門第之見，而冥合乎古敬宗合族之道，可謂能自愛而不爲習俗所移者矣。于以敦孝友以救氏族之亂，或者其有彥乎。余病乎世俗之日薄，而不知反之乎本也。故爲之言以著之，並以爲世人風焉。

乾隆歲次壬子清和月，賜進士及第、欽命貴州提督全省學政、年家眷弟洪亮吉拜撰。

（陳宜仁等修《毗陵小南門陳氏宗譜》 1916年德星堂木活字本）

重修戈氏族譜序

洪亮吉

《白虎通》曰：“宗者尊也，爲先祖主也，宗人之所尊也，大宗能率小宗，小宗能率羣弟，通于有無，所以紀理族人者也。”昔公劉遷邠，既曰君之，又曰宗之。《周禮》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，五曰宗，以族得氏。叔虞封唐，佐以懷姓九宗，而楚司馬誘戎蠻，予亦爲之置邑立宗，宗法之重於三代也久。而譜系者，所以維宗法也。周小史定世繫、辨昭穆，故古有《世本》，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。遭秦滅學，失其本系，而宗法亦墮焉。後世宗法不修，則譜系尤重。漢司馬遷修《史記》，因周譜明世家，乃知姓氏之所自出。唐初有《氏族志》。自宋以來，士大夫因之家有專譜，迄于今，譜綦繁矣。

戈氏之世本于郤，長曰斟灌，封于過；次曰斟鄩，封于戈；爲夏之同姓侯國。自羿篡夏浞殺而代之，使子澆滅二國。灌之後畀，鄩之後歸，同奔摯都，改姓爲任，而過戈二氏，史無聞焉。逮宋高宗時，象賢、象儒護蹕南遷，勅賜之，復以國氏。象賢爲過，象儒爲戈，過氏自有分譜，而象儒官至控夷元師，子孫曰希夷、曰彥者，皆有名。曰補天者，則爲浙派之始；曰毅者，則爲梁縣之望，而其著尤在景州。明成化時，瑄爲刑部尚書，而九章、九疇俱登嘉靖朝進士。今御史濤，少卿源，皆景產也，武進之戈，則祖賢麓，明時由梁溪遷永安里。六世曰鉦，又遷邑北之上樞。譜

始創于八世之道昌，嗣修于十二世崗及十三世秉忠。今又六十餘年矣。其裔孫萬、峰、曦等，恐久而失其傳也，復輯而次之，首叙先世之源流，而紀實則從諸可考，蓋其慎也。蘇洵氏有言：“凡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，其初兄弟也；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；一人之身分至于途人，譜之所以作也。”予維古者宗法之行，則舉宗無飢寒無告之人，而不肖者不敢輕爲匪僻。自其廢也，而吏治、民風之病悉由之。後世雖重譜學，僅據譜而識其名字，實相視猶途人，於紀理族人方，庸有當乎。蓋宗法究其實，而譜系考其名，實之不圖而名之是亟，天下事類多如此。然而古敬宗之義既不可據，復幸其名之可考，則中人以下猶得以知其本本水源之所自，而踰尊犯齒之行可得而懲。其賢者瞿然于蘇氏所云，而知收族爲孝弟之大本，則古人之成法猶有存者。凡所以凶急喪、救災患、卹窮民、正蒙養之道，皆可因名以既其實。吾豈徒爲戈氏望哉？故曰宗法不修，則譜系尤重也。

賜進士及第、翰林院編修、欽命貴州提督學政、年姻家眷弟洪亮吉頓首拜撰。

（清戈維良等纂修《[江蘇武進]戈氏宗譜》 清光緒二十七年文新堂木活字本）

纂修宗譜序

戈 曦

古無譜例，自漢魏以降，宗法廢而譜牒興。譜也者，所以明世系、別支派、聯親族、叙戚疏，萃渙而比觀也。唐季譜學漸廢。至宋有歐、蘇氏出，倡爲圖說與例，而譜之義復明。然歐陽忠公序其譜曰：傳于家者，以孝事親，以學立身。老泉譜記曰：觀吾譜者，孝悌之心油然而生。二公立譜之意甚摯，而世之爲譜者不明其意，不各本其所宗，惟是遠引名賢，窮追古昔，牽合附會，詡詡誇家乘光。曦竊鄙之。夫自開闢以來，賜姓受氏者，或以地，或以官，或以分胙封錫。凡四海億兆之衆疇，非帝王賢聖之苗裔，無不可冠爲卷首。然而紀歷遐遠，典籍無徵，徒憑懸斷臆度於數千載下，豈能一一皆合哉？苟有一之不合，未必真爲吾祖，吾之心先自誣矣。夫天之生人，貴賤何嘗有恒，而族之微顯，豈真一定而不可移易哉？亦顧其自修何如耳。是故君子之於譜也，疑者闕之，不可詳者畧之，信者傳之，以著其實，其庶幾乎。

爰考我戈氏，係夏禹之後，斟鄩與兄斟灌，皆仲康之子，封爲同姓諸侯，以國爲姓，灌封于過，鄩封于戈。歷漢唐宋，代有偉人，獨非淵源所在乎。然世代久遠，其間不無舛誤，不敢妄爲附會。惟前明賢麓公，自錫邑梁溪黃草岸，又名龍爪岸，遷居武進洛陽之尚湖墩，即今陽邑之安尚鄉也。家譜藏于家廟，緣天啓年間家廟火焚，譜亦焚。譜殘缺，但謹按賢麓公世表載明行六，其時有遷居北直隸、蘇州、召卜、廣德等處者，悉皆賢麓公的系。至第八世道昌公，廣搜博訪，遂草創家譜。乾隆癸巳，吾族有鎮山、尚仁、正邦、福元、亮侯、念儀等，又詳加考訂，集爲洛陽家譜。考洛陽至第六世鉦公，遷至武邑洋頭橋上堰。至十二世慶麟等，亦草輯上堰一支家譜，然皆未及付梓刊刻。曦思洛陽上堰，皆我始祖賢麓公後裔，子孫繁衍實盛，苟譜牒不輯，竊恐支派遠而宗漸忘，子姓繁而分多紊，甚或同族而不謀面，或覲面而不知其名，敬宗睦族之謂何？曦于甲寅秋，糾集亮和、毓瓏，洛陽之萬峯、尚仁、安德、聞仁、秉瑚、秉直、秉信、正隆等，並上堰之輯揚、賡揚、大江諸叔兄姪等，商酌葺譜。幸吾族多同志，一倡百和，欣然樂就，派丁捐資，翕然成刻，今乙卯春告竣。竊恨經費不充，於北直隸、蘇州、召卜、廣德等處者，不能葺合。今惟掛其支派，以俟後裔之賢而有力者爲之。至我賢麓公後，無不支分派別，秩然有倫，本本水源昭然共

曉，豈非敬宗睦族之大義哉？至于攀援上世之名卿碩望以務觀美，聯屬一時之華宗茂族以亂支裔，區區之心悉無取焉。庶不失立譜之意云爾。

乾隆歲次乙卯閏二月，十三世孫曦謹序。

（清戈維良等纂修《[江蘇武進]戈氏宗譜》 清光緒二十七年文新堂木活字本）

林氏宗譜清乾隆戊戌譜序

嵇璜

從來宇內之治，極於雍熙，而成於仁讓。人心之淳，通於兆庶，而始於骨肉。聖王知其然也，務合天下爲一家，而以仁讓教之。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婦婦，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矣。迨我聖朝運際昇平，樂爲稱道，於是導一門之淑氣，以洽宇內之太和。是以君子得志於時，則講禮明倫，修身睦族，必先於其家。稽宗派、辨昭穆，而設爲譜牒。豈獨爲一家張大門閥乎？亦將爲後嗣子孫，本此意以推之天下也。林氏肇自堅公，歷傳至唐，披公舉九子俱爲刺史，號九牧，而蘊藻尤著名。再傳至宋，冲之公爲國殉難，名垂青史。至太一公家於錫，實自公始而枝繁派衍，漸有渙散之患。於是裔孫長發、南星、儀吉諸君子，鯁鯁慮之，廣諮博訪。又得翼周君續其緒，殫竭心力，始克成書。紀載斷自葦公爲始，重徵信也。序列以五世爲一圖，昭流澤也。表傳次於圖後，遵古式也。散居雖異，省必詳；繼贅雖近，枝必核；戒泄妄也。簡而無漏，詳而不支，彬彬然爲一家信史矣。後之人一展卷，而源流可溯，瞭如指掌，將子孝孫慈，油然而生也。有敢於委靡自棄、縱恣自暴者乎？推此志也，雖使家歌惇叙，世詠雍熙可也。諸君子之功，不亦大乎？於是乎書。

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嵇璜拜撰。

（林宗儒等修《[江蘇無錫]錫山林氏宗譜》 1926年木活字本）

白石楊氏族譜序

沈德潛

姓以別生，分其類也，而後世乃更合之。合之不已，而因緣傳會，或以地近而聯爲一家，或以勢厚而指爲同族。彼張王劉李族半天下，豈其枝葉獨蕃歟？蓋混而合者衆耳。雖然所不當合者，我病其合也；其所當合者，我又病其不能合也。得乎分之意以爲合，而詳且慎焉，斯可以論譜系之說矣。古者收族敬宗首隆譜牒，故有小史以奠繫世，有族師以書其孝弟睦姻，使學者知長幼有序、疎戚有等、宗派有別，然後篤近及遠，孝弟之意油然而生焉。寧鄉明經楊君紫菴，可謂篤於斯義者也。楊氏爲閩中右族，在唐始遷廬陵。廬陵之楊，有楊莊、澁塘兩支。而澁塘支萬真公再徙寧鄉之白石，則君之祖也。楊故舊有譜，自寧鄉別出，舊譜失載。傳十四世至君，始網羅遺闕，討論芟綜，別昭穆，族墳墓，序婚姻，仿歐陽公五世以下各自爲世之法，爲白石楊氏族譜若干卷。而彰瘡勸戒，則取之蘇明允，庶幾於小史族師之遺意有合焉者歟。抑吾所謂得乎分之意以爲合而詳且慎者，於君見之矣。柳芳有言：“善言譜者，繫之族望而不惑，質之姓氏而無疑。”蓋先王以族教安所以厚其區別而長其恩愛者，於此乎寓之，故不可以不慎也。昔林竇作